人民日报海外版
2018年8月23日 星期四
责编：孙 懿 邮箱：rmrbsy@163.com

见证 改革开放40年 ⑪

袁隆平
心里装着农民，也被农民装在心里

陈启文

这条通往稻田的路，在长沙东郊马坡岭的树木与田野间转弯抹角，我用脚步反复量过，从头到尾最多也就一公里多，但每次往这路上一走，又感觉特别漫长，这与我追踪的一个身影有关，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大半辈子了。“我不在家，就在试验田，不在试验田，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。”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，带着特有的袁隆平式幽默，却也透出一股倔强的认真劲儿。

天增岁月人增寿，2016年，他老人家八十七岁了。兴许是多年来训练有素，哪怕走在狭窄的田埂上，他的脚步也很有节奏感。当我由衷赞叹他身体好时，他一点也不谦虚，“在这样稻田里工作，一定能长命百岁！”

一条路在他的脚下延伸着，仿佛一生都在抵达之中。我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，一直在琢磨，那一直支撑着他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？你若问他，他便笑道：“这还真是很难说，我自己都不晓得，应该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，可能也和我的性格有关吧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就是要挑战自己，想能有更多的突破，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……”

此时，小暑已过，大暑将至，在火炉长沙，正值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、闷热的三伏天，这季节最好是“伏”在家中，静静地享受阴凉与清福。眼前这位老人不是没有这个福分，却没有这样的享受，因为那田里的稻禾让他牵肠挂肚。

▲ 20世纪90年代末，袁隆平在观察两系法杂交晚稻的生长情况。

▶ 70年代的袁隆平。

（资料照片）

“我就是个种了一辈子稻子的农民”

偌大一片稻田，在一座省城已经十分鲜见了。

这是杂交水稻的试验田，又何尝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？1978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，注定是亿万中国人要铭刻在心坎上的一年，一个依然年轻的共和国迈进了一个黄金时代，而此时已年近天命之年的袁隆平也进入了春秋鼎盛的岁月。这年早春，那被冬日的阴云长久笼罩的北京，云开日出，而那让人们期待已久的春风，也给在春寒料峭中匆匆行走的人们吹来了丝丝暖意。袁隆平也从他南方的稻田里匆匆赶来了，赶来参加他绝对不能缺席的一次划时代的盛会——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，这是一个伟大时代启航的盛典，邓小平那充满了震撼力和穿透力的讲话，成为开启一个伟大时代的关键词，他指出“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”，重申了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，再次明确提出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”，就这几句话，让一向不关心政治的袁隆平猛然间有了切身的体验，他感觉那长期束缚着自己的无形的绳子终于松绑了，那长期禁锢着自己的桎梏也应声而解了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闭幕式和授奖仪式，袁隆平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，这也是袁隆平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奖项。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那篇《科学的春天》充满激情、充满诗意的祝福与呼唤中，大会徐徐闭幕了，而“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。”后来有人评说，“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先声，由此开启了一个大国从颓败到中兴的不朽神话。”

就在这一年，袁隆平晋升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，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试验田，从此，一位享誉世界的“杂交水稻之父”就在试验田里年复一年地耕耘、播种，把杂交水稻的种子播撒到九州大地和世界五大洲。他的世界其实就在稻田里，这是他生活的全部重心，甚至是世界的中心。

袁隆平弯着腰，把头长久地栽在禾丛里，古铜色的脸上绿光摇曳，连汗珠子也是绿色的。一个老农与稻禾之间发生的轻微碰触声，忽然触动了我记忆中的一个暗设机关，他这模样让我蓦地想起了我最熟悉的一个老农，那是我那种了一辈子稻子的父亲。怎么看，眼前这位老人，就像是我那面朝黄土背朝天、在农田里耕耘了一辈子的农民父亲啊！

不是像，他老人家就是这样说的，“其实我就是一个在田里种了一辈子稻子的农民”！

诚然，他又绝非我父亲那样的普通农民，这样一位依然健在的人，早已提前进入了民间信仰，在无数吃饱了肚子的老百姓心中，他就是一个当代神农，一个活生生的“米菩萨”。这可让他犯难了，他一听这话就连连摆手说：“不敢当，实在不敢当啊，菩萨在老百姓心中是能救苦救难的，我又何德何能，我不过是中国稻田里的一介农民而已。”

“这个奖比诺贝尔奖的价值更高”

袁隆平一直把自己当作亿万农民中的一个，他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农民和亿万个农民的故事。他有很多农民朋友，也有许多素昧平生的农民慕名而来找他。他的门永远是向农民敞开的，他也没有关门的习惯。可他实在太忙了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只能替他挡挡驾。有一次，几个来找他的农民在袁隆平办公楼的门口被挡住了，袁隆平听见楼下的动静，赶忙下楼，把那几个鞋子上直掉泥渣子的农民迎进自己的办公室，又是让座，又是倒茶。几个农民开始还有些紧张拘谨，一看袁隆平这样平易近人，模样也跟自己差不多，一个个都放开了手脚，有的还跷起二郎腿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

每次送走了这些农民朋友，他办公室的地板就会落下许多带着泥土的脚板印。袁隆平却笑着对那些脸色有些难看的工作人员说：“这就是接地气啊，我们这些搞农业科研的，不能关起门来搞试验，要多与农民打交道，农民比我们更清楚种子好不好，我们不但要按照农民的需求来培育种子，还要知道农村粮食生产方面最新、最真实的情况啊！”

由于长年累月与农民打交道，农民心里想啥，袁隆平心里很清楚，用农民的话说，“饿肚子的时候想吃饱，吃饱了肚子想发家”。心思对路了，才会聊到一块儿。农民说，杂交水稻可以吃饱肚子却挣不来票子，由于种粮食不挣钱，很多粮田都种上烟叶了，还有些好端端的田地都抛荒了。这也是袁隆平最大的担忧，一方面，谷贱伤农，如果粮食减产就是致命的问题，长了嘴的都是要吃饭的，饭碗里一粒米都不能少。另一方面，光靠种粮确实很难致富，为此，他多年来琢磨出了一个法子，就是让农民“曲线致富”，譬如说他发明的“种三产四”工程，三亩田的水稻就能打出四亩田的稻子，以前一亩田也养活不了一个人，如今三分地就能养活一个人。这样就可以把节省下来的田地和劳动力用来搞多种经营，种蔬菜、水果、茶叶等经济效益更高的作物，这样农民不就富起来了吗？

他多年来担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、全国政协常委，一直在为农民的利益鼓与呼。尽管他在“2016年两会再次请假，已连续缺席三次”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新闻，但他对农民的关心从未缺席。就在今年两会召开之际，他再次发声，呼吁要改变现行的“吃大锅饭”般发放粮食直补资金的做法，只有把钱补贴给那些真正种植粮食的农民，才更有利于调动那些真正种植粮食的农民的种粮积极性，只有保护粮农的利益，才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。而在如何让农民增收的同时，他也一直为如何减轻农民的种子钱而精打细算。他所在单位研发出了一种高产优质新品种，原打算每斤稻种定价十二元，在征求袁隆平意见时，他一下发火了，“一斤十二元，为什么卖这么贵？这不是坑农吗？农民有这么多钱吗？”最后，减到了每斤九元钱的微利销售，他还问有没有降价空间。

一个心里装着农民的人，也被农民装在心中。2012年秋收过后，几个农民从远在湘西溆浦县的乡下赶到长沙，他们就像进城里走亲戚一样，给袁隆平送来了土鸡和土鸡蛋。袁隆平待这些农民也像亲戚一样，他们这么远送来的东西，他也会收下，但都会折算成钱给他们，这不是买卖和交易，而是亲人间的人情往来。不过，这些农民还不只是给他来送土特产，他们是特意来给袁隆平颁奖的。原来，这年，袁隆平选择他们村为超级稻百亩示范片，平均亩产突破900公斤大关。这次来送匾的唐老倌，惊喜地告诉袁隆平：“我活到六十四岁了，还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稻子，别说我，我们村里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，也都说从来没见过！”老乡们说，“不但产量高，煮出来的饭也特别好呷，那个香啊！”唐老倌乐得跟小孩似的，说到那大米饭时还连连咂着嘴，一忘形，连口水都流出来了，他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急忙用手遮住了嘴巴。几个老乡一下乐了，袁隆平也乐了。

那个大奖牌上写作“天降神农，造福人类”八个大字，对于前边那四个字他不大乐意，但后边那四个字正是他毕生的追求。他郑重地接受了这个由农民颁发的奖牌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我领到过很多奖，农民给我颁奖还是头一次，在我看来，这个奖比诺贝尔奖的价值更高，更荣耀！”

这是他的心里话，他一直打心眼里从农民的心愿上去理解他们，也是打心眼里感激他们，他培育出的每一粒种子，都必须通过农民辛勤的播种、耕耘，才能开花结果，聚沙成塔，如果说保障十三亿人的粮食安全是居于塔顶的国家政策，那么这亿万农民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坚实的底部。谁能养活中国？谁在养活中国？说到底就是这数以亿计的农民，只有依靠他们，中国人才能一直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。

“中国人有能力解决吃饭问题”

稻田里的太阳，蒸发出一股股炙人的水汽和热浪，但那个被耀眼的阳光照亮的身影在我眼前越来越清晰。

像他的身影一样清晰的，还有稻田里插着的一块“超优千号”的标志牌，这一强优势超级杂交稻组合，就是他最新研制出的“神秘核武器”，也是中国超级稻第五期攻关的首选品种。那优势一看就无与伦比，从立夏播种到现在，也就两个来月，这稻禾的剑叶已举得高高的。这家伙也确实挺神奇，在去年的多个百亩示范片试种，已达到了每公顷16吨的产量目标，但袁隆平的攻关目标是每公顷17吨，那是迄今无人登临的一个高峰。

一个俯身扑在稻田里的身影，张开双手，拥抱着如尼亚加拉大瀑布般的稻穗，这双手，仿佛搂紧了人类的命根子。这副面孔，这个形象，被载入了《中国国家形象片——人物篇》，已经成为世界上传播率最高的中国形象之一。一个人，一辈子，该要吸收多少阳光，才会变成这样一个老而弥坚的形象，阳光不仅赋予了他伟大的头脑和灵魂，也塑造了一个农学家特有的形象，一副如同黑釉般透亮的脸孔，那犀利的眼神，依然透着内心的明亮。我感觉他的血液和骨骼都已被阳光深深地渗透了，那刚毅的、健康的色泽，不止是来自阳光的直射，他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，浑身都在焕发着内在的光芒。

他曾说过：“原来我只想搞到八十岁就告老还乡，但现在我要奋斗终身。”

他也曾说过，当他成为“90后”时，希望中国超级稻亩产突破一千公斤大关，这是中国超级稻的第四期攻关目标，结果比他的预期提前五年就实现了。从2015年开始，他又向第五期超级稻目标发起了攻关。他这一辈子都在攻关。我时常觉得他仿佛在生命与科学的两极中舞蹈。一方面，他在向人生或生命的极限挑战，一个奔九旬的人了，依然保持着异乎寻常的精力和创造的激情；一方面，他是向科学的极限挑战。这里且不说此前的三系法、两系法杂交水稻走过了多么艰苦卓绝的路，只说中国超级稻从第一期到第五期的连续攻关，从亩产七百公斤到一千公斤，每一次攻关都是创纪录的巅峰之作，这也让中国杂交水稻一直保持领先世界的绝对优势。

而现在，请听听他的心声：“我还想再活十年，十年后，一系法杂交稻肯定能搞成功，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！”

肯定！他一向是不说满话的，但这次他说的是肯定。我注意到，他说这话时，眼里闪烁出一种奇异的、甚至是神奇的亮光。我也深信，随着他向水稻高产的极限、向人生与生命的极限发起挑战，一个人和一粒种子的故事还将续写，那不是传奇，更不是神话。事实上，他早已不是在向世界挑战，而是一直在向自己挑战，而对于他，没有最高，只有更高。我知道，世上从来没有永生之人，科学探索也永远没有极限，从不承认终极真理，但有永恒的追求。而我眼前这位老人，已经抵达或正在抵达的境界，或如卡尔维诺所言，已进入了“时间的永恒存在或循环的本质”，那就是与天地同在的、辽阔而博大的爱与拯救……

《见证：中国改革开放40年40人》
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一版